

續仙傳卷下

隱化八人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迥爲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云

畱心於澹氣合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  
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  
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畱之欲加  
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賚寶琴花帔以遣之公  
卿多賦詩送之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二十餘篇爲  
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  
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  
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  
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明皇詔於王屋山置壇  
室以居之京留善篆隸金剪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

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嘗鑄含象鑑震景劔進之  
命光祿卿韋滔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錫上封泰山  
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  
出雲降雨爲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於  
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時女真焦靜真泛海詣蓬萊  
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  
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靜真旣還詣承禎求度未  
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  
任當爲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  
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

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褰裳躡  
 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  
 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退謂其徒曰黃庭經  
 云泥丸九真皆有方園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  
 發神語先生之謂有弟子七十餘人忽曰吾玉霄峰  
 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為東海一青童君東華君  
 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蛻弟子葬其衣冠焉  
 時年八十有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正一先生帝  
 親文其碑韋渠牟作傳嘗撰修真祕旨天地宮府圖  
 坐忘論登真系等行於世

明鈔無

### 曹德休

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人見之三十  
 餘年顏貌不改常行民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  
 愈人有一女子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為魅  
 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  
 居近山溪有潭穴否父言有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時  
 閒步溪側為蛟所窺已拘攝精魂在其穴矣汝可將  
 吾一符往彼投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之後忽見潭  
 水翻涌水霹靂聲須臾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烏  
 蛇頭若大杓已劈裂腦流血斃矣其父還家見女精

神明爽全失其病乃以財帛往謝德休曰本以救病何以此為終不肯受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不必財帛就德休求符藥以江魚為鱠一盤并美酒一壺饗吾告之其疾自痊如其言鄉里為之無不應驗人皆神事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洞去然來春牛疫頗甚我畱一姓名與汝傳寫牛疫之時以鱠饗吾書其字帖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疫一境之內帖其字者免災不帖者斃人咸思之無復見者

王元芝傳云曹德休西晉大史官後梁尚書郎得不死之道

閻丘方遠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通經史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元澤奇之謂方遠曰子不聞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蓋身從無為而生有為今却反本是曰無為夫無為者言無即著空言有則成礙執有無即成滯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庶幾乎道且釋氏以此為禪宗顏子以此為坐忘易云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歸一揆又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證又何求焉所惜者子之才器高邁直可為真門之

標表也方遠稽首致謝而去復詣仙都山隱真巖事  
劉處靜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歲受法籙於天台  
山玉霄宮葉藏質真文祕訣盡蒙付授而方遠守一  
行氣之暇篤好子史羣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  
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爲  
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昭宗景  
福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訪於餘杭  
大滌洞築室守以安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  
尋秦地將欲荆榛唐祚必當革易侔之園綺不出山  
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

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蒙昧真靈事跡  
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無遠不至弟子二百餘人  
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虞滎陽鄭隱瑤吳郡凌隱周  
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之皆傳道要而陞堂奧者也  
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  
安定胡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鍊神之妙  
旨其餘遊於聖迹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  
年二月十四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化顏色  
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  
舉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

所謂周  
兵口下  
六隱也

山復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  
滌洞歸隱瀟山天柱源也

###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謙謹養  
親以孝聞深為鄉里所敬少師事于方外郎德誨之  
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乃於郡之東山選勝  
地構室宇以居之日為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  
年十三披戴冠裳十五傳法錄修真之要後出遊績  
溪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  
山採松脂崖石迴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下餘

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  
紫雲上遙遙而來遲緩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  
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餘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  
仙樂到彼輟少時擊小鼓三通復通奏金石笙簫絲  
匏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揭而清特異人間  
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  
之其同侶嘆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  
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岳禮玉清及光天  
碧玉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聞蔡真人  
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

在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七日晨起獨往山中徐行  
 聞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  
 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方乃負樵將下溪回顧師  
 道却駐樵檐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自  
 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爾樵人曰蔡君所居  
 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  
 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  
 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溪水甚淺及  
 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汝五十年後方  
 過得此溪目送樵人涉水面而去不見師道回山東

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雞犬漸近見一人  
 青白色似農人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  
 深山家自行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蔡真人  
 居主人曰路上見樵人否曰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  
 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  
 逼夜山林深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迹  
 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火  
 爐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曰絕粒  
 多時却不以食為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個黃磁  
 合主人曰合內物可喫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

人曰以湯潑喫及喫氣味頗異於常茶久之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徧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睡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遂行數里不見人家悉是崖險乃回已迷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餘里忽逢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卽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飢渴曷能久留此哉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若薑苗而長尺餘嚼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悲嘆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健愈於來時却欲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爲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回招仙觀衆道士見師道驚異曰此觀雖靈岳側近蟲獸甚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嘆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爲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乎子一入山遽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



嘆異駐招仙觀修鍊餘年後以親老思歸却回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斲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則垂耳搖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舉居大滌洞伏虎亦如之歛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亦幸爲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岳九疑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南昌尉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蕭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

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而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顏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徧訪名山誠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通修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嘗遊洞靈源我適爲東華君命主玉笥山林地仙兼掌清虛觀境土社令爾與我素有道緣是得

相見然梅蕭日中爲小有洞王所召恐未便還未可  
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肉人謬探大道凝神注  
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詎識其涯不期今  
日獲見道君實曠劫之幸也通修曰丹心懇苦深可  
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  
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牀席小鑪然火煎湯  
儼若書生所居而無人通修命師道人坐於木馬上  
通修自坐於白石鹿上俄有一鬚角童以湯一盃與  
師道呷之神氣爽然又指令架上取書一卷通修曰  
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住師

學之未啓言而通修已知曰爾有親老雖有兄能養  
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有弟子曰紫芝在九疑  
山若往彼見之爲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盡其旨  
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  
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  
迴俄不見通修已在郁木坑外到清虛觀矣衆道士  
皆驚曰何一去七日而返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  
人欣躍與師道共入郁木坑到舊處巖石草樹歷歷  
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悵望而迴師道得素書文字  
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衆仙祕要真訣地仙習此

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叅洞府其間疑義不可究也  
後南遊到九疑山湘真觀月餘尋問紫芝蹤跡咸言  
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見者師道累入  
山尋之不見遂如通修言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仙稱  
紫芝教之以疑義意乃醒焉經歲餘復還問政居三  
十餘年每焚化卽以二蔡彭謝真形像貌瞻禮仍自  
以管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祖霸有江淮聞師  
道名跡冀其道德獲於軍庶繼發徵召及至廣陵建  
玄元宮以居之每昇壇祈恩禱福水旱無不致天地  
感動煙雲呈祥是以人情咸依道化境若華胥俗皆  
可封雖古今異時實大帝之介君也遂降褒美爲道  
遙太師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鄒德匡王處  
訥楊匡翼注用真程守朴曾景霄王可儒崔繹然杜  
崇真鄧啓遐吳知古皆得妙理傳上清法散於諸州  
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道中  
有秦吳齊荆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  
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  
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事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  
焉羣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  
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

懇切也然師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適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餘潤漬衣近蘿沉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日告弟子曰我適爲黑幘朱衣一符吏告我爲仙官所召必須去矣頃之異香滿室雲鶴近庭若有真靈所集爽然言別而化弟子斂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矣弟子葬其衣冠爾後數十人自豫章來見之領一丫童行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爲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耳所在多宿泊舊遊宮觀而去半年後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見

衡陽路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溪適足驗矣詳其由來是二蔡彭謝之儔侶也隱化而往絕世思望神仙皆然其後將二十年問政山屢有雲鶴呈祥盤旋竟之歛之鄉里親族以爲師道之還故鄉若令威華表之驗也弟子范可保數十人復發所藏衣冠遷歸于問政山之陽狀列羣情罄以上聞乃降詔曰詢諸贈典繫乃彝章啓有厥由于何不舉淮浙宣歙管內道門威儀逍遙大師問政先生爲國焚修大德賜紫聶師道早通玄理夙契真風野鶴不羣孤雲自在昔太祖創基之際已命焚修及元勳匡國之

初早曾瞻敬眷言道行寔冠玄關雖昇遐屢歷於先陰而遺懿益隆於寰宇況教門一請台輔奏陳且將啓玄墟卽迴故里是用加之峻秩錫以崇階式表休息庶昭往行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自王畿歸歛涉江山千有餘里朝行暮止皆有雲彩映野鶴聲響空若迎引隨覆及問政山三日而散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笏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如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

藥時靈臺蕃漢疫病俱甚得藥者入口卽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於人而嘗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爲涇源節度延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後數年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自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玉砂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寶常試之悉有驗復求種瓜釣魚若葛仙公也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年中有一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

者必爲所崇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故繁  
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  
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庶四方之人無不酒樂遊從連  
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始于廢業寶一日謂七  
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花常聞能開頃刻花此花可  
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  
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  
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  
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  
年非久卽開闔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

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怒訝花漸  
拆藥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一城士庶驚異之  
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花落在地七  
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奉之有  
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  
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  
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化作石綴在  
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聞二人共起狂舞  
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  
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

笑皆絕倒久之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傳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故事之七七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卽駐呼鳥自墜唾魚却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城市人物有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粹朗劉浩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爲政刑及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構之以禍斥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爲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在甘露寺爲衆僧推落北崖墮

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

譚峭

譚峭字景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業而峭不然迴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終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終南遊太白太行王屋嵩華秦嶽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委曲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以其堅心

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唯以酒爲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霜雪中經日人謂其已斃視之氣出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童尋訪春冬必寄之以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遽厚遣家童迴纒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畱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矣常欣欣如也或謂風狂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靱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祇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形變化復入青城山而不出矣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裹方巾破幘頭冬則常着綠布衫而言談甚高有文學人或與換新布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新者出門逢人便與之常遊城市間醉行能沙書好於水椀及盆中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頃刻之間得錢甚多便



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爲之人皆不厭無錢與之人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為僵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數雪而行猶醉酣而醒爾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琮之子爲蘇州牧忽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州拜之呼爲道翁賓客察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善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十餘歲今五十餘別道翁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常時遂畱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爲意況今多事由在保身未能脫屣塵世委家林野宜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入郡中則孺休必以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寮聚飲有唱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意思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繼之後軍亂孺休果爲兵傷而斃可雲人見亦被傷但有舊布衫一領作三四段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中醉吟沙書如舊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語如日擊復笑而言曰吾曾居南嶽今在人世口口卽當歸矣其後更不復見詳其由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世人莫可知也

羊愔

羊愔者泰山人也以世緣錄官家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嘉州夾江尉罷歸縉雲兄忱為台州樂安令而愔幽棲括蒼山性唯沉靜薄於世榮雅尚逍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亾曰莊生鼓盆深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有以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云漢阮肇題詩入石模塌驗之乃是李陽水嘗為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情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

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煖乃昇還家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愔曰初為一人青犢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迴翔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蒼青色柄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雲芝也可食之得仙情覺飢方甚取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宿有仙分今日遽得見仙官乃引見遠遊冠雲霞帔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佐命君愔歷堦遍拜之咸曰有仙骨未得飛昇猶宜地上修鍊俄頃靈

英迭出乃括蒼洞西門也情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  
但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  
竹片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話相詰晝夜  
不停或以紙三二百張書之頃刻皆徧文字人莫之  
識情讀之悉是文章道俗好事者依口錄之實亦清  
詞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一年清瘦輕  
健有不信者謂之妖物所魅又二年不喜百合唯飲  
水與酒三年後鬢髮如漆面有童顏行輕似飛飲酒  
三斗不醉始衣布褐人或問之三年無師何似學情  
曰凡所爲者非自能皆神人教之後乃往樂安省元

一日而別又往天台亦一日而到日行三四百里復  
歸仙都餌藥養氣二十餘年後南入委羽山而去